

# 「蕭賽」維納斯

蕭邦國際鋼琴比賽稱得上古典音樂界最具分量的比賽之一，從一九二七年至今，每五年一屆，舉辦地在蕭邦的故鄉——波蘭華沙。過往的十五位冠軍得主中，只有四位女性，分別為一九四九年並列第一的貝拉·達維多維奇（Bella Davidovich）和哈麗娜·車爾尼-斯特凡斯卡（Halina Czerny-Stefańska），一九六五年的阿格里奇（Martha Argerich）和二〇一〇年的亞夫迪娃（Yulianna Avdeeva）。

如今，貝拉和哈麗娜已淡出舞台，「阿姐」阿格里奇雖年過古稀，仍世界巡迴不輟，風頭絲毫不讓亞夫迪娃等後輩。沒辦法，雖然她的熱烈奔放性情時常跳出來捉弄觀眾（譬如臨時取消演出，又或突然來了興致加演一場等），但她每每頂着一蓬銀色頭髮上台彈舒曼或者普羅高非夫時，樂迷總會異常亢奮甚至瘋狂。阿姐就是阿姐。

最近，筆者有幸「接觸」了阿格里奇和亞夫迪娃兩位年齡相差四十歲的蕭賽冠軍，前者透過一本傳記《童子與魔法》，後者是面對面坐下聊了一場。我一見亞夫迪娃，便覺得她眉眼間有幾分像波提切利畫中那個自海面升起的維納斯。阿格里奇呢，且不論她的桀驁不馴性情，單看唱片封面上她年輕時模樣，也是面龐圓柔一點兒煙火氣都不沾的。且讓我用美之女神「維納斯」的名來形容她們，因為在黑白鍵盤的陽剛的世界裡，她們的存在，給鋼琴這「器樂之王」添了幾分溫婉嫵靜的氣質。

## 阿格里奇在盧加諾音樂節

鄭政恆

阿格里奇的著名錄音太多了。協奏曲方面，她的拉赫曼尼諾夫第三鋼協和柴可夫斯基第一鋼協（Decca版），以及阿巴多指揮的浦羅歌夫第三鋼協和拉威爾G大調鋼協，都甚有名。阿格里奇兩年前推出DG版的Lugano Concertos Boxset，一套四張，也是好碟。

自二〇〇二年起，阿格里奇每年坐鎮瑞士盧加諾音樂節，十年後精選現場錄音出版。其中舒曼、貝多芬、浦羅歌夫和巴托克的鋼琴協奏曲之類，都是她多次演奏過的，有的甚至有兩、三個錄音版本。

一般來說，阿格里奇早年的演奏風格比較活力澎湃，相對熱情，後來的演出則別具親和力。這套碟中有莫札特的第三鋼協奏曲（K242），阿格里奇跟老師古爾達（Friedrich Gulda）的兩位兒子合奏，路線溫情。但同一張唱片裡的浦郎克（Francis Poulenc）雙鋼琴協奏曲，就更為硬朗。阿格里奇和古寧（Alexander Gurning）的連奏（legato）堪稱行雲流水，足以令人聯想到阿格里奇早年的活力和魅力。我提議大家試試將此錄音與原作者浦郎克和費弗里那合奏的版本比較。阿格里奇和古寧實在快得多，感覺上更綿密，也較貼近現代人的感官需求；浦郎克和費弗里那在節奏處理上較從容，也更易令人感受到峇里甘美朗（Balinese gamelan）音樂的影響。

第四張唱片最後，阿格里奇選了更新鮮的曲



阿格里奇在盧加諾音樂節的錄音合集

目：舒伯特匈牙利嬉遊曲（D818）的情緒起伏甚有條理，別具層次感；米堯（Darius Milhaud）的丑角雙鋼琴組曲（Scaramouche）可能沒有跟新辛在拿爾比亞的演出般出眾和有力（他們好像在追逐），但也保持舒散和自由。史特拉汶斯基的芭蕾舞音樂《婚禮》（Les Noces）和布拉姆斯的《愛之歌》（Liebeslieder），每首都是一分鐘左右，阿格里奇處理上沒有張揚，恰如其分，或許是已入暮年的鋼琴家的練達謙和吧。

亞夫迪娃是二〇一〇年蕭邦鋼琴比賽金獎得主



俄羅斯鋼琴家亞夫迪娃（Yulianna Avdeeva）在今年香港藝術節的獨奏會上，下半場一口氣彈了蕭邦的二十四首前奏曲。「我從不把它們分開。」在亞夫迪娃看來，這二十四首小曲子各有各的脾氣性格，合起來看，「好像一個小世界」。

### 24首前奏曲清晰精緻

「蕭邦寫的前奏曲和巴赫的不同，它們不論調性抑或風格都很跳脫活潑，好像一塊塊的拼圖。」亞夫迪娃說，拼圖哪怕少了一塊，都難成風景。而把握拼圖間的關聯，在她看來，是彈好這些前奏曲的關鍵。「這些曲子短是短，卻異常清晰精緻，我常把它們想像成鏈條，環環相扣無始無終。」

亞夫迪娃在俄羅斯長大。對那個國家學音樂的孩子來說，「蕭邦，喔，太難了」。不是因為技巧生疏（誰敢質疑拉赫曼尼諾夫故鄉孩子們的演奏技巧），也不是因為曲目太大太沉重，而是「語境」的缺失。「我們從小就在練習那些夜曲和馬祖卡，但那始終是另一種語言。」

改變發生在她四年前去華沙時，路經蕭邦故居和博物館。「我在他（蕭邦）散步的花園裡走着，突然被一個奇妙的瞬間擊中。我從沒覺得自己和蕭邦如此接近。」

也是在那一年，她拿到蕭邦國際鋼琴比賽金獎，成為繼一九六五年的阿格里奇（Martha Argerich）之後，第二位獲金獎的女鋼琴家。「從參加比賽到得獎，對於我來說是個自然而然的過程。」她說，沒有老師和家長的強迫，也沒有得獎或得不到獎的壓力，她去那裡，是為享受這個過程。台灣樂評人焦元溥曾去現場觀賽，在全部樂手演奏完後感慨一句：「不論評審如何決斷，在我心裡，亞夫迪娃已經是冠軍了。」

### 得獎好像「一把鑰匙」

參加蕭賽時的亞夫迪娃正在意大利一所音樂學院學習。學校在半山，環境安靜通透。每個月，學校都會請來一位世界級演奏家，給學生們開大師班。在那裡，亞夫迪娃遇見了傅聰，並彈琴給他聽。

「如今回想，那簡直是，簡直是異常美妙的經歷。」她說到這兒，竟然臉紅起來，好像小女孩見到了仰慕多年的偶像。「他（傅聰）是個非常純粹的人。」在亞夫迪娃看來，這種「純粹」並不僅僅體現在觸鍵或音色的掌控上，更是一種由內而發的氣質。「他不論彈音樂會，抑或開大師班示範演奏，只要一坐在鋼琴前，必是一本正經的，不帶半點隨意。」

亞夫迪娃和傅聰一樣，也是獲得蕭邦比賽獎項後漸漸在古典樂界嶄露頭角。如今回看四年前那個第一名，她直說那好像「一把鑰匙」，幫她打開了舞台演奏這扇門。我問她每年彈多少場，她說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在她那裡，「找到生活的節奏」而不是彈多少場得多少獎，才是最重要的。

## 亞夫迪娃彈蕭邦環環相扣

本報記者 李夢

亞夫迪娃視中國鋼琴家傅聰為榜樣



# 「謎一樣」的阿格里奇

本報記者 李夢

▼阿根廷女鋼琴家阿格里奇



本期導語中提及的《童子與魔法》一書是最近面世的瑪塔·阿格里奇傳記，由法國記者貝拉米撰寫，中譯本最近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發行。書中依編年順序講述阿格里奇痛苦練琴的童年、去紐約尋找霍洛維茨、一九六五年贏蕭賽、一九八〇年因波哥萊里奇事件退出蕭賽評審團和前幾年重返祖國阿根廷演出等，每一件都傳奇。

### 《童子與魔法》傳奇有趣

貝拉米爭取了兩年才得到採訪鋼琴家的機會，又花了兩年時間寫成本書。全書行文流暢飽滿有生氣，卻仍有無數細小的縫隙（譬如她與鋼琴家祈辛的相識相惜，她的兩段婚姻，以及她對於故鄉阿根廷的複雜情緒）留在那兒，有待填補。其實，填不填又有什麼區別？我寧願阿格里奇一直是那個「謎一樣」的有數不清故事的瑪塔，不靠譜的從不按常理出牌的瑪塔，出世的瑪塔。

以下是書中摘取的若干段落：

最初幾年的學習沒有給瑪塔留下一個很好的印象。庫索赫夫讓她的學生只用耳記，不用樂譜來練琴。「我跟她兩年，我太怕她了。我不可以說話，連鼻涕流出來也不敢擦。」（第一章「童年的家園」）

小瑪塔最大的快樂之一是跟阿媽阿依達去植物園電影院看電影。因為阿依達每次都會在電影院睡着，瑪塔就趁機連續看兩部或者三部電影。天氣炎熱，瑪塔在黑暗中脫去衣服。有一次，情竇初開的她很感動，一陣輕風在她裙子下溫柔地撫摸着她的身體。當她演繹特別有情感的曲子，比如拉威爾的音樂時，她的手肯定觸起了她對這段快慾的回憶。（第二章「精湛演奏家的培養」）

### 沒有極限也沒有對手

輪到瑪塔時，幾分鐘後，她聽見有人說：「好了，謝謝」。正常情況下，參賽者會立馬打住，向評委致敬，然後默默無言地離開賽場，把位置讓給下一位。可瑪塔卻一反常規，直接對評委說：「再見還是永別？」她問話的神奇就好像一個出租車司機在門口等着她。（第四章「火的考驗」）

瑪塔不讓自己成為周圍朋友的注意中心：「我喜歡跟大家一起，我沒有領袖的靈魂與魄力。」她更願意相信，朋友開車的才能或煮麵條的才能跟她彈琴的才能是一樣的。（第七章「被中斷的行程」）

貝多芬成為她的第一摯愛，她永遠也不能從《第四鋼琴協奏曲》引起的一見鍾情和休克狀態中恢復過來。至於舒曼，則是她靈魂深處的朋友，而普羅高非夫和拉威爾是自家人。（第十七章「俄羅斯情結」）

音樂會的那天（編註：二〇〇〇年，瑪塔在紐約卡內基大廳舉辦獨奏會，距她上一次獨奏會已經過去了十九年），《紐約時報》以頭版頭條報道了這一事件。記者塔馬斯尼寫到，「瑪塔既沒有極限，也沒有競爭對手」。（第十九章「約翰·韋恩腫瘤研究所」）



▲年輕時的阿格里奇

▲阿格里奇傳記《童子與魔法》新近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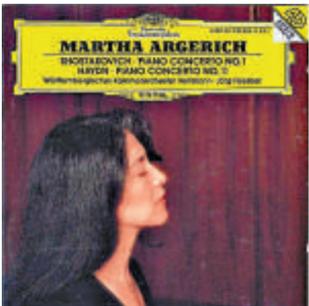
## 四兩撥千斤的「遊戲」

詹湛

「獨奏者應該如何與指揮、樂隊抗衡？或者，該不該抗衡？」這問題，在不同藝術家眼裡會有不同答案。錄音史上，蔑視指揮、速度超出樂隊一大截的例子並不少見，好脾氣的妥協和讓步也時有發生。女鋼琴家阿格里奇在DG的這張蕭斯塔高維契與海頓的鋼琴協奏曲錄音，為我們開啓了一個新視野：她完全就沒有把樂隊視作對手，而是一場遊戲的夥伴——相撲般的力量博弈失去意義，留在空氣裡的只有蹣跚板兩端的笑聲。阿格里奇，真絕了。

### 深諳槓桿原理

蕭斯塔高維契鋼琴協奏曲第一樂章裡，老蕭顯然借用了為無聲電影伴奏的經驗——這個幽默的樂章簡直有了幾分為法國喜劇導演奧利量身定做的味道。此處的「電影」雖無畫面，卻有著三位好演員：阿格里奇、法國小號手圖宏（Guy Touvron）和伍騰堡室



▶阿格里奇演奏的海頓和蕭斯塔高維契

內交響樂團的指揮菲爾伯（Jörg Faerber），笑着，你追我逐。第二樂章的憂鬱發自內心，但哀而不傷，到第四樂章淚水之後，笑容重又出現，神奇的小號聲在上空飄盪，鋼琴的重量也足夠為高潮的到來壓住陣腳。

別看這是一支不見經傳的小樂隊，鼓手和弦樂聲部簡直玩High了！其實，功勞還要算到阿格里奇頭上。她是深諳槓桿原理的女演奏家，知道自己一個眼神暗示或一段以手腕小動作帶出的短吁長嘆，必能激發樂隊勝於自己數十倍的力量。

### 幽默總不過時

老蕭的下一首是海頓。你壓根想不到阿格里奇桀驁不馴的氣質能適合海頓——通常我們都將她與浪漫主義聯繫在一起。她的海頓是一次充滿天真與稚氣的演繹，就像掛着各式各樣玩具的聖誕樹。你或許會對慢樂章裡長長的華彩段印象深刻，的確，它的譜寫者是近代羽管鍵琴大師蘭多美斯卡。若你在晶瑩剔透的敲擊中嗅到些許「現代香味」，千萬別覺得意外。第三樂章整支樂隊的彈性令到阿格里奇在纖體間毫不費力地穿插運行，所以又何苦與之對抗呢？

阿格里奇特意將老蕭與海頓放到一張唱片中的原因，也不難明白——兩首曲目不都是作曲家明朗機智心境的體現嗎？古也好今也罷，無論有沒有爵士元素、戴不戴假髮，幽默總不過時。我本人雖並不總是欣賞阿格里奇的錄音，也不得不說：儘管這不是企鵝三星帶花的名盤，也至少算一次無與倫比的「遊戲」了。